

17K.COM
一起看文学网

若花燃燃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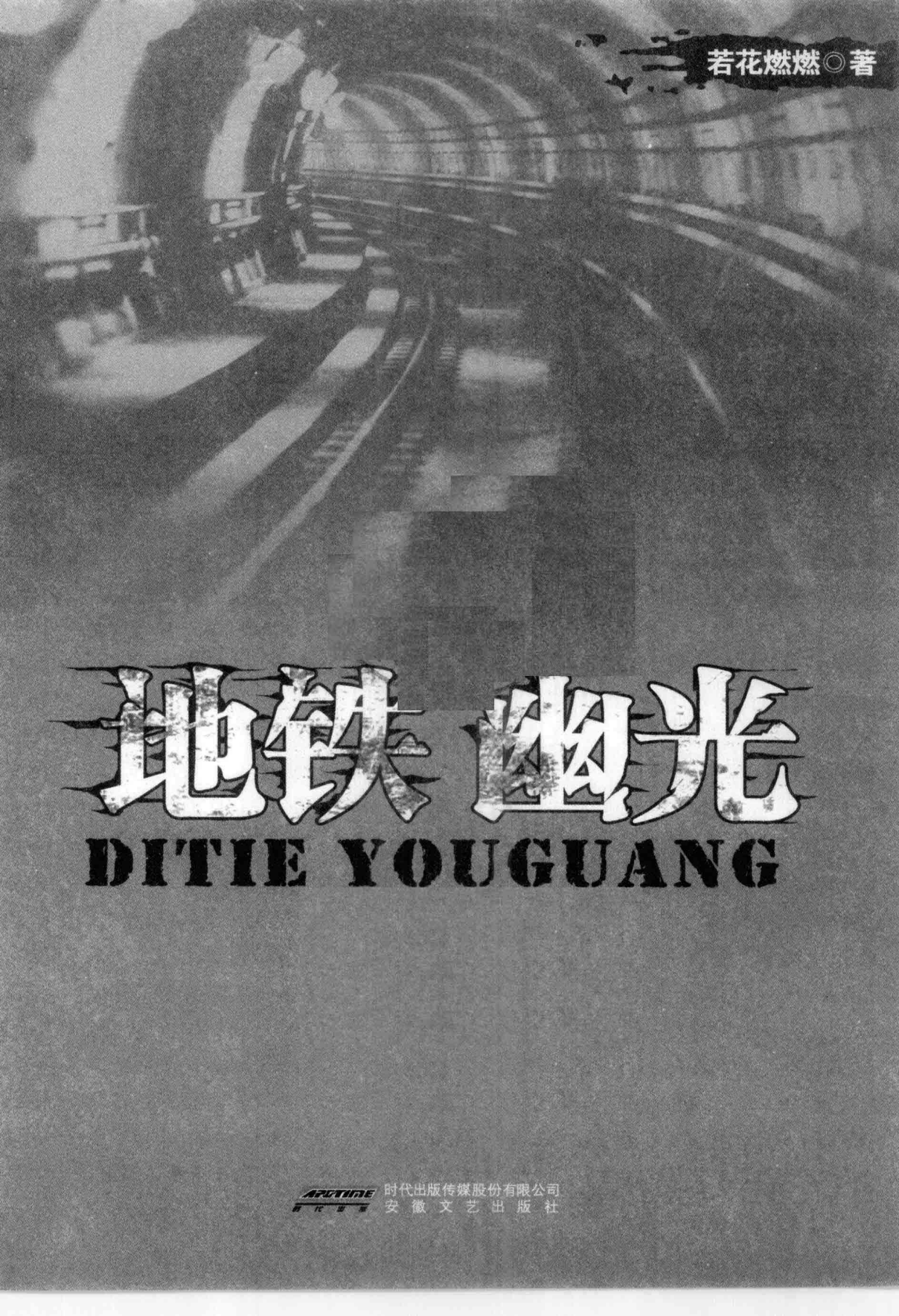
地铁幽光

DITIE YOUGUANG

天墨蓝，灯昏黄，有人在地铁站上低声唱：
we are going home, going home alone

APP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若花燃燃◎著

地铁幽光

DITIE YOUGUANG

APO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地铁幽光/若花燃燃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0. 1

ISBN 978-7-5396-3348-0

I. 地… II. 若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20527 号

地铁幽光

若花燃燃 著

责任编辑: 曾 冰 岑 杰

出 版: 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)

邮政编码: 230063

网 址: www.awpub.com

发 行: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印 张: 14.25

字 数: 160,000

版 次: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396-3348-0

定 价: 24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《易·睽》上九：睽孤，见豕负涂，载鬼一车……

韩老头坐在木桌边，戴着老花眼镜，翻着一本破破烂烂的《周易》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睽，上九，载鬼一车，不吉呀，不吉。”

肖桂芬把一碗粥“啪”地放在他面前，轻斥：“成天只知道装神弄鬼。”

韩老头头也不抬地说：“《周易》涵盖天地，你妇道人家懂个屁。”

肖桂芬喝了一口稀饭，看着旁边的韩老头，头发稀落，背弓如虾，只觉得肝火莫名。“哼，涵盖天地能变钱吗？说我妇道人家，你知道现在青菜多少钱了吗？两块钱一斤呀。”

“钱钱钱，成天只知道钱，俗。”韩老头将书重重一放，拿起粥，呼哧呼哧地喝着。

肖桂芬差点被一口粥噎着，一把夺过韩老头手里的碗。“你这么个高雅人还喝什么粥呀，去吃你的《周易》吧，去吃你的天地吧。”

“你……不可理喻。”韩老头也恼怒了，额头青筋勃动，瞪着肖桂芬。后者毫不示弱，丝毫没有把粥还给他的意思。他恼怒地一拍桌子站起来，拿起《周易》走到电视机前的小凳上坐着。

“我是不可理喻，你呢？废物一个，成天只知道像乌龟一样缩在家里捧着《周易》。要能学好，像隔壁家老徐那样帮人看看风水占占卦也行，你又学个半桶水哗哗响，除了一大早装神弄鬼还能干点啥？你要有真本事，就去路边摆个摊，不图你像老徐那样帮人看个风水就得一千红包，赚个菜钱我也就高兴了……”

韩老头任她唠叨着，也不搭腔，几十年的相伴，知道一搭腔更是没完没了。几年前他下岗后，她的喉咙就越来越大了。这能怪他吗？被国有企业养了二十来年，本以为终生旱涝保收，没料到居然变成了社会的遗弃一族：下岗工人。他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找工作碰了几次壁，便慢慢地畏缩起来。学《周易》也不过是为了逃避现实，自己骗自己说，这种种遭遇都是命定的。

肖桂芬半天没听他哼一声，越说越气，狠狠地瞪着韩老头。

他背对着她坐着，从窗户透进的微微晨光勾勒出他佝偻的身板，如一把老弓对准肖桂芬。她瞅着心惊，又瞅着陌生，不免疑心起来，这个人真是伴了自己半辈子的人吗？

怒火渐息，凄凉渐生，肖桂芬自哀自怜地说：“我上辈子到底是造了什么孽，这辈子这么命苦，嫁你这么个废物。”说完将碗底的几口粥吸进口里，也没有再找韩老头晦气的劲头，拿起门后挂着的挎包，开门上班去了。

韩老头听到关门的声音，低低地说：“难道只有你一个人命苦？我上辈子造什么孽，这辈子娶了一个母老虎。”挺直背站起来，房间里没有了肖桂芬的人影与声音，似乎一下子开阔不少，他伸伸胳膊踢踢腿，又说：“载鬼一车，果然是不吉，大清早的就挨骂，晦气呀，晦气。”走到桌边，端起碗慢慢地喝着粥。

肖桂芬把自行车骑得飞快，满腔的怒火化作脚劲。

早晨的风带着冷意与湿气，吹得脸颊冰凉湿润，好像流了泪又干透了。她怨恨完韩老头，又开始怨恨自己的父母。当年她明明是中意小山哥的，父母不准，说他是个体户，姥姥不爱舅舅不疼，是没有出路的。又说小韩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伟大工人，根正苗红，一辈子捧着铁饭碗，嫁给他一世安稳。结果呢，半辈子的安稳也图不上。

她恍恍惚惚地想，要是当年能顶住父母的以死相逼就好了，也不至于落到现在这种处境。两年前她在帮工的餐厅看到小山了，开着大奔，挺着个肚子，脸上一层油光。她认出他，羞愧地赶紧低下了头。然而这是多余的，因为他压根儿不认得她，余光都没扫及她。

她也认出他身边的老婆，不就是当初帮小山看店的那个叫菊芳的外来妹

吗？记得每次肖桂芬到店里的時候，这丫头总是嘴巴抹了蜜似的叫她嫂子。

如果是别的不认识的女人，她也许还会好受些，而菊芳，小山不是常常笑她土，还说她不及肖桂芬的一个手指头吗？连自己手指头都不如的女人，结果却成了当年爱人的妻子，过着比自己恣意万倍的生活。

肖桂芬那刻真是万箭穿心。

此后的日子，她总是不由自主地回想着菊芳手指上的巨大钻戒、肩上披的狐裘……这一切都应该属于她的。

每回想一次，这种强烈的懊悔掺杂着憎恨就吞噬心灵一次。她恨父母、恨韩老头、恨菊芳、恨小山、恨政府、恨社会，甚至恨新生的婴儿……她看谁都不顺眼，看谁都是敌人，都是剥夺了自己人生幸福的凶手，让她像条野狗一样卑贱地生活。

然而她的不顺眼还不能光明正大，作为地铁站的一名清洁女工，乘客的一个投诉就可以让她卷起铺盖走人。她只得低下头，脸上有时候还要堆上笑容，言谈也是小心翼翼的。除了韩老头，在其他人的面前，她只差在脸上写上“我是无害”四个字。

同事们都称赞她老实，是个难得一见的老实人。

肖桂芬阴阴地笑笑，冲着地铁古井站入口的大型宣传窗啐了一口。宣传窗里一群穿着蓝色工装的中年妇女们列队微笑着，图片下方有一行字：创造世界上最清洁的地铁，感谢勤劳的地铁美容师们。

地铁美容师？感谢？

肖桂芬在心底大笑，亲朋好友哪个听说她在地铁站当清洁工人，不是一脸的鄙视？说话都与她保持着距离，好像她就是垃圾。要他们感谢，还不如六月飞雪的可能性大。

这世界她已看得通透彻底，是冰冷的、不留情面的。

将自行车锁好，肖桂芬从工具室拿出清扫工具开始巡视。地铁公司对她们要求是随时保持地面干净，所以一看到垃圾就得清理掉。走累了，她会寻个没人的角落休息一会儿。

有时候，也会有几个同事聚过来，扯一下家长里短。中年妇女聚在一起，

话题无非是炫耀与哀叹。她们做着社会底层的工作，可以炫耀的东西很少，无非是老公待自己好，又或是子女聪明有出息。大多数时候是哀叹，叹自己命不好，叹物价上涨得快，叹自己渐被社会淘汰。

肖桂芬不爱跟她们聚在一起闲扯，因为她实在没有什么可值得炫耀，光一个老公就让她比别的女人矮三分，而自己的儿子也是三流大学毕业的，工作仅够养活自己。她宁肯一个人静静地看着人来人往。看到年轻漂亮的时尚女孩不免要怨恨一番，怨恨她的青春活力，也怨恨自己为什么不晚生二十年赶上这好时光？看到年龄相仿的夫妻相偕出游，她又要怨恨一番，人家怎么过得如此恣意，人家怎么可以如此恩爱……总而言之，这往来的人她都是怨恨的。因为她自认是天底下最最不幸的人，有这个权力怨恨他人。

时间就在她的怨恨里飞快地滑过。

又是一天。

看到最后一列进站的地铁，肖桂芬的心绪烦躁起来，又要回到那个简陋的家里了，又要面对那颗头发稀落的脑袋了。年轻时候，她与韩老头谈不上恩爱，却也和和气气。这两年简直比仇人见面还要糟糕，生活的重压压弯了他的背，也压扁了她的心。

她拿着扫把与簸箕走进地铁车厢，地铁又摇晃着往下一站也就是终点站开去。

车厢里空空荡荡，灯光恍惚，冷清清。不太脏，收拾起来很快。走到最后一节车厢时，她看到一个女孩子还坐在位置上，头发垂下掩住半张脸，手耷拉着垂在椅子边沿，手里捏着的一个红色手机快要滑落下来。

大概是睡着了。

时常碰到这种事情，有些人喝多了或是太过劳累了，结果就睡着了。肖桂芬走过去，轻轻地叫了一声：“喂，到站了，醒醒。”

那女孩子恍如未闻。

睡得真熟！肖桂芬怨恨地想，自己现在躺在床上都是睡不沉的，时常噩梦连连，有回梦到自己流落街头，攀着垃圾箱找吃的，还有回梦到自己被小山嘲笑……她用扫把轻轻地碰了一下姑娘的脚，还是没有醒，手心捏着的手机掉下来，摔在地上，“啪”的一声，非常响亮，非常突兀，尖锐地划破了

车厢里的安静。

肖桂芬也被吓了一跳，心情异常地烦躁起来，重重地用扫把推了她一下，大声地说：“喂，到站了，快醒醒。”

随着她这么一推，那个姑娘歪倒在椅子上，接着滑落到地上。遮着半张脸的头发散开，露出一双圆睁的眼睛，血红血红地瞪着肖桂芬，脸颊两道血泪。

“啊！”肖桂芬吓得后退一步，被脚边的簸箕绊倒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摇摇晃晃的地铁上，恍恍惚惚的灯光下，她似乎看到韩老头晃动着头发稀落的小脑袋，念念有词：载鬼一车……



第一章

每个地方都有鬼怪的传说，不管是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，还是穷乡僻壤之处，区别也只是传说的色彩。北京的鬼怪传说富有华丽的历史色彩，离不开皇城故宫的刀光剑影、深宅大院里的娥眉婉转。而穷乡僻壤的传说多半是荒郊野外的鬼狐精怪，无名坟头的磷火点点，最香艳也不过是书生夜遇女鬼，一段生与死相隔的恋情。

鬼怪传说总是在黑暗里滋生成长，所以当地铁咔嚓咔嚓地驶过城市的地下，那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黑黢黢的隧道就成为鬼怪传说的新土壤。比如说被称为“鬼站”的上海地铁漕宝路，又或是神秘的北京地铁 52、53、54 号站点，当然也包括东渝市地铁古井站。

顾名思义也知道古井站曾有一口古井，究竟有多古老，无从考证。因为当时那口古井已经极为残破，只剩半圈井垣，井里也已填平，长满杂草。也就是说，早就没有井的模样，也没有任何的历史价值，至少当时大家是这么认为的。所以地铁修建方案明确要经过古井这个点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一位专家学者先过来看一眼。

人不可貌相，井也如此。

盾构隧道掘进机在地下二十米不断地挖出白骨，吓煞了施工人员，不得不中断施工，上报有关部门。市考古队派出专家勘察，这一查居然查出一百多具白骨，全城轰动，坊间诸多猜测。有人说这肯定是日寇侵华大屠杀的抛尸地，也有人认为可能是清军入关烧杀的结果，甚至还有人推测是蒙古军的屠城之作。最后的考察结果没有公布，又或者公布了没人留意，毕竟楼价高

企、粮食一天一个价、看病难如蜀道行走，谁有闲心关注几十年或是几百年前的白骨。

只是，古井站的凶煞之名却传开了。

而后，古井站建成尚未运营时，有个六岁的孩子为捡滚进站内的皮球钻进了地铁站，等人们发现时已过了一天一夜，他抱着皮球坐在隧道里离奇地死了。关于这个孩子离奇死亡的原因衍生出无数版本，有人说是吓死的，有人说是被地铁站的幽灵们掳走了魂魄。不管如何，他的离奇死亡为古井站的凶煞之名添上重彩浓墨的一笔。好几个地铁维修工人声称当他们在幽暗的隧道里踽踽独行时，曾看到暗角里站着一个抱着皮球的孩子，或是听到皮球拍打的嘭嘭声。人们称他为“古井站的皮球小子”。

十四岁那年，麦青青和同学张岩打赌，独自在黑暗的隧道里走了一夜。她没有看到抱着皮球的孩子在角落里隐没，也没有听到皮球的拍打声，只是看到吱吱叫的大老鼠壮硕如同小猫，沿着隧道慢慢腾腾地跑着……后来，她在人前提起这段经历，总是轻描淡写的口气：鬼影也没一个。不过偶尔她会做梦，梦到自己在长长的没有尽头的隧道里。隧道壁上微弱的信号灯如鬼火，风好像从很遥远的地底吹来，带着古老的呼唤，而在角落的暗影里，似乎总有双眼睛在盯着她。

这个梦随着她渐渐长大而消失，地铁古井站成为她生活里必不可少的站点。上大学时，她每个星期搭地铁往返大学与家，毕业后每天搭乘地铁上下班。她最喜欢乘坐午夜的末班地铁，因为人少，灯光寂寞，明明是封闭的狭窄车厢，却有种置身旷野的感觉，完全不必担心视线无处安放，而且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还可以放肆地“偷窥”别人。

“偷窥”别人是她的工作需要，身为新闻工作者，本来就是于细微处见真章。麦青青读大学的时候，老师常带着他们去车站、超市、影院等人多的地方培养观察力，判断某些人的职业特点、性格特征、相互关系。久而久之，麦青青就养成了随时随地观察别人的习惯，有时候还会加上自己的推测与想象。

比如说，此刻角落里站着的一男一女，不怎么说话，只是相视微笑，不用想也知道是情到浓时的情侣，不过也许他们携手之前有不亚于韩剧那样曲折浪漫的爱情经历。又比如说，斜对面打盹的中年男子，一身的酒气，大概

是刚刚结束应酬。他的眉头紧皱，眉间忧色重重，是在担心业绩下滑呢，还是担心股市崩盘？至于与麦青青同排的另一张长椅上坐着的英俊小伙子，面无表情，手里拿着一枝早春的山樱花，是要向女孩子示爱吗？为什么却没有一丝甜蜜的感觉？

“古井站到了……”

地铁广播打断了麦青青的思索，她背起包走出地铁，深深地吸口气，环顾着站台微笑了起来。最近她负责的社会生活版要弄个地铁十五周年的系列文章，她已经想好了，其中一篇就写古井站吧。

相比那些新建的明亮堂皇的地铁站，古井站显然老化了。穹顶虽然高旷却粗糙，狭长的站台日见逼仄，地面的瓷砖拼接缝隙里塞满黑泥。但是，老旧反而更添了它的神秘色彩，就像《哈利·波特》里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，充满无限的可能。

有一阵子，麦青青痴迷《哈利·波特》，总是想象着自己也有相似的离奇遭遇，穿越自己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，来到魔法学院。在她的想象里，这个“九又四分之三站台”直接等同于古井站。

没有比古井站更叫人浮想连连的站台了，它是如此地阴暗。就像现在，末班地铁已经走了，站台上人走一空，仅有灯光在磨损严重的大理石地面上流淌。总是呼啸着的隧道也沉默了，暗沉沉的像个心思古怪的老人。

麦青青从包里掏出相机，文章配上一张幽暗的照片，应该更添想象空间吧。

镜头从穹顶晃到隧道，从隧道晃到站台，又从站台晃到广告画……麦青青一愣，赶紧将镜头晃回站台，定睛细看，那不是刚才同车厢的拿山樱花的小伙子吗？他蹲在站台边，身子前探到隧道里，手里捏着那枝山樱花，松开……她连忙按下快门，闪光灯爆出雪白的光。

那个小伙子回头，惊愕地看着她。

麦青青冲他笑了笑，收起相机，走过去，自我介绍：“你好，我叫麦青青，是晚报的记者兼编辑，正在筹备地铁十五年系列文章。刚才看到你往隧道里……献花，意境很美，所以没经你同意就拍了下来，希望你能同意我用这张照片作为配文照片。”

他轻轻地摇头，说：“不行。”

“看不到你的脸，而且很美，你看。”她将相机翻过来，屏幕朝着他。

他淡淡扫了一眼，说：“确实很美，但还是不行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为什么。”

麦青青转动着眼珠想了想，他在这里献花，无非有两种可能：第一，这里曾经是他与她的邂逅地，后来因为某事，两人日行日远，今日他旧地重游，献上一朵可能对他与她都有特别含义的山樱花；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她死在这里，他来这里悼念。想到后一种可能，麦青青的心突地一跳，想起二十多天前非常轰动的一次意外事故，一个女孩子滑落隧道，被呼啸而来的地铁列车轧死。

“她是不是……在这里吗？”麦青青指着隧道问，省略了一个“死”字。

小伙子点点头，他的瞳人映着隧道的影子，似乎眼睛里也有条隧道，深深地通往不知名的世界。“今天是她的生日，二十一岁。”

才比自己小一岁，正是花朵般的年龄，麦青青对这位死在地铁下素不相识的女孩生出无限的同情。“她是你的恋人吗？”

他犹豫了一下，没有点头，也没有摇头。

“你很爱她吧？”

他扑哧一声笑了，麦青青一愣，随即却发现他的眼睛里根本就没有笑容，反而铺陈开深深浅浅的哀伤。

不是恋人吗？他不爱她吗？他的悲伤却为何如此地真切，看得麦青青心都揪起来了，内心的好奇开始发芽，她问：“你和她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记者的脑袋里都装着十万个为什么吗？”他偏头看着她，眼睛里已无哀伤，嘴角挂着一丝漫不经心的微笑。麦青青怔了怔，这绝不是一个致悼爱人应有的表情，但是刚才他眼睛里的哀伤明明那么深切。

“不是，事实上我的脑袋里装着千万个为什么。”

他看着她的脑袋，依然是漫不经心的笑容，戏谑地说：“好大的脑袋。”

“不知道你是我脑袋里多少个什么的解答者？”

“你好像对我很有兴趣。”漫不经心的笑容里透出轻佻，他的英俊也变了

味道，渗出一丝不羁。

这种表情麦青青以前是见识过的。她在新闻学院上学时，一位高她两届的学长曾对她露出过同样的表情。而这位学长一年要换四个女朋友，紧随季节的更迭。她微微疑惑，难道自己看错了，他献花时的姿势所蕴涵的情感全是假的？

他轻佻地笑着说：“我叫苏铁，非常欢迎你对我感兴趣。但是……”他收起轻佻的笑容，脸转向隧道，逆光在他脸上投下阴沉的暗影。“但是今天我对你没有兴趣，所以请你离开吧，我……要陪陪她，她很害怕寂寞。”

他的口气，就好像“她”还在这里。

麦青青环顾四周，站台早空无一人，几盏灯仿佛也被黑暗吸去了能量，奄奄一息。气氛让人不舒服，而且有点冷，可是这么一个好的素材近在咫尺，她不甘心就这么离开。

“苏州的‘苏’，铁树的‘铁’？”

苏铁点点头。

“好名字。”

苏铁回眸扫了她一眼，眼神里含着讥诮的笑，那是一种明了一切的笑。

麦青青微窘，知道被他识破了意图。她以前采访时也常常遇到抗拒现象，通常这种情况下都会采用“由浅入深”的迂回谈话方式，从名字入手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。但是显然苏铁识破了她的用意，他的笑容似乎在说：没有用的，不要白费力气了。

“她不喜欢我跟其他女人在一起。”

说到这种程度，麦青青如果还不走，那就是世界上最不识趣的人了。她转身上扶梯，行到一半，忍不住回头，苏铁已坐在隧道边，低着头，弓着背，背影苍老如同行将就木的老人。他坐在站台与隧道的幽暗交界处，让她心生错觉，似乎下一眼，他就会被无边的黑暗吞没。

离开地铁站，麦青青快步往家里走去，她的家离地铁古井站约十分钟的路程，沿途全是大型的住宅区，一到深夜，路上没有半个人影，偶尔有一两辆车无声无息地驶过。路边的梧桐树年代久远，十分茂盛，遮天蔽日地将人

行道隔成一个幽暗的世界，深夜在这里行走常常会生出错觉，比如说会听到后面有脚步声不紧不慢地跟着自己，但回头却没有人。

前阵子这里还发生过抢包事件，警察蹲点了一段时间，劫匪才转移了。但是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又转移回来了呢？所以这段路，麦青青总是提着心，加快脚步。直到自家小区明亮的灯光出现在前方，她才舒了一口气，快步走进侧门，与匆匆而出的一个人差点撞个满怀，她后退一步，定睛细看，是哥哥麦清明。“哥，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里？”

“找你呀。你也知道这么晚了？都不打个电话回家，手机又打不通。”麦清明责怪地看着她。

麦青青从包里拿出手机看了看。“又没电了。”

“这破手机真是够戗，过两天我给你买个新的吧。”

麦青青挽起哥哥的胳膊往家里走。“不用，还能用呢。”

“一天到晚手机没电，还能用？”

“今天报料电话多了点，平时没有这么多电话的。”

“哦，都收到哪些好料了？”

“春禧路有位黄大婶说，她家大黄猫跟隔壁徐大娘家的小黄猫本来是一对，昨晚徐大娘家的小黄猫一胎生下九个崽，却全是小黑猫，所以她怀疑徐大娘家的小黄猫搞外遇。丰收小区的何大爷昨晚带着他家黑猫外出散步，被从天而降的床单蒙住了脸，因此摔了一跤，他希望我能找到肇事者，并且在报刊上呼吁，高空抛物，害人不浅。蟠龙大厦的潘奶奶说她位于二十楼的家里遭了贼，偷走了晒在外面的床单……”

麦清明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果然都是好料。”

麦青青垂头丧气地说：“我快疯了，生活版真是难做。”

麦清明搂住她的肩膀，说：“别，这不很可爱吗？”

“哪里可爱了？”

“黄大婶、何大爷、潘奶奶，还有那只搞外遇的小黄猫，这不都很可爱吗？”

麦青青歪着脑袋想了想，说：“好像是挺可爱的。”

“所以你该高兴，你有一群可爱的读者，他们会因为小猫外遇而生气，会

因为丢失床单而烦恼，说明他们是一群生活幸福的人。”

“对哦，因为生活幸福，所以才会为一些琐碎小事而烦恼。”麦青青仰起脸看着麦清明，“哥哥呀哥哥，你为什么总是这么目光独到呢？哥哥呀哥哥，你为什么总是这么睿智？哥哥呀哥哥，你为什么总是……”

“行了，行了，好厉害的马屁，我怕了。”

两人相视而笑。

麦青青把脑袋靠在麦清明的胳膊上，说：“你这么一说，我忽然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趣，每天都会有一群可爱的老伯老太在看呢。”

“就是，所以你可以松懈哦。”

“是。”麦青青挺直身子说，“向毛主席保证，为人民服务。”

麦清明轻敲她额头，说：“得了，又开始皮了。”

“我不皮，怎么显出哥哥的英明神武，怎么显出哥哥的沉稳大方……”

“行了，行了……”

嬉笑间，两人回到了家。

麦青青洗过澡后，打开电脑，将今天拍的照片全部输入电脑，包括古井站拍到的那张。这张照片意境确实非常的美。隧道的幽光淡淡地勾勒出苏铁蹲着的身形，前探的那只手刚刚松开，指尖向下，似乎要抓回那枝离手的山樱花，又似乎要抓住其他。

这枝花究竟献给什么人？当中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？

QQ“滴滴”叫了起来，打断了麦青青的胡思乱想，来自好友小艾的消息：“亲亲，这么晚还不睡吗？晚睡可是美容的大敌，白雪公主会变成黄脸婆，黄脸婆会变成黑巫婆。”她也是报社的编辑，主持时尚前沿这个版块，成天将美容时尚挂在嘴边。

“那你这个黄脸婆还不睡？”两人关系很好，平时爱互开玩笑，说话也无所顾忌。

“黄脸婆在等她老公呢。”

“周陵？”

小艾先发来一个问号，跟着又是一句：“我还有第二个老公？”

“谁知道你有没有，如今流行现实生活里一个老公，网上一个老公，你这

么一个时代潮人，不会落伍了吧？”

“不好意思呀妹妹，姐姐这个潮流没追上。”小艾比麦青青年长一岁，喜欢看《红楼梦》，动辄就把里面的姐姐妹妹那套搬出来。她的老公是个地铁司机，分早晚班，一周倒班一次。晚班一般要到11点半左右下班，小艾的家就在地铁终点站梨园路附近，按理说，周陵早该回到家了。

“你们俩吵架了？”

小艾发回一个沮丧的表情。“要是吵架了还好，他最近根本不怎么说话。”

“不怎么说话是什么意思？冷战？”

“世界即将大同，冷战是三十年前的概念，不符合时下的潮流。”

“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亲姐姐，你就直接跟我说行不？”

“其实是跟你说过的，只是你这个亲妹妹没记住。”

麦青青想了想，回复：“真的吗？最近赶稿子赶疯了，大脑内存严重不足，麻烦亲姐姐再输入一次。”

“你还记得二十天前他开的地铁轧死了一个女孩子吗？”

麦青青顿时想起，二十天前古井站轧死女孩子的那趟地铁不就是周陵当班的吗？

“那件事发生后，他就一直不太说话了。”

“他不是停职一周，接受过心理辅导吗？”

“唉，那个破烂辅导只是走了个形式，半点作用都没有。我有时候问他不是还想着那件事情，他总说，早没事了。可是他晚上常常做噩梦，前两天他醒来，用陌生的眼光盯着我，不停地说对不起，说他不是故意轧我的。”

“瀑布汗。”

“不跟你说了，周陵回来了。”小艾匆匆下了线。

麦青青也下了线，关了电脑回床上躺着，思绪翻滚。她想起地铁站里苏铁扔下山樱花的那幕情景，那个背影里所蕴涵的悲伤与爱恋，究竟死在古井站的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子？事情好像发生在二十一天前，那天，麦青青只记得，下着滂沱大雨，哗啦啦的，就好像天要塌陷下来了。她在地铁新闻大厦站等地铁，可是左等右等都没有等到。后来，有消息传来，地铁古井站轧死人……



第二章

肖桂芬起了个大早，到庙里烧好香回来，韩老头还在睡觉。她自己奔波一个早上，看他睡得香，很不高兴，一把将香包甩在他脸上。

韩老头惊醒坐起，说：“这大清早的，你又怎么了？”

“还大清早的，太阳都晒屁股了。”

韩老头扭头看着窗子，透过窗帘进入房间里的阳光不太盛，估计着时间还早。看她在气头上，哪里敢顶撞，窸窸窣窣地穿衣服，又想起她本来应该去上班了。“你今天怎么还没有去上班？”

“还上班？一个月不到连碰到俩死人，吓吓吓，晦气，我看再下去，我早晚也得变成死人了。”肖桂芬没好气地说。

“吓吓，净说些不吉利的话。实在不成，咱不干就是了。”

“不干了？”肖桂芬提高声音，“我不干，你养活我？”

韩老头顿时没了声息，装作找不到鞋子，低着头在床底下摸索。

肖桂花看着他的驼背，轻蔑地撇撇嘴。随即想起抽到的签，叹了口气。

韩老头听到她的叹气，想去关心，又怕招一顿骂。隔了一会儿，又听她叹了口气，于是大着胆子问：“怎么了？唉声叹气的。”

肖桂芬虽然看韩老头百般不是，但到底他是自己的男人，遇到事情也只有他可以商量。“我今天在庙里摇了一支下下签。”

韩老头找到了鞋子，往脚上套着。“签文说的是啥？”

“我哪记得住？全是文绉绉的词。”

“没有找人解？”